



王海昌(右一)1982年下乡调查黎族织锦工艺。

解码黎锦图谱文化



张色太正在用木棉纺织。 徐一豪 摄

黎锦文化研究者王海昌：

# 一幅黎锦就是一个故事

文海南日报记者 杜颖

对黎锦苦心研究十数载，海南黎锦文化研究者王海昌每每讲起多年来与黎锦的情缘，总不禁神色飞扬，尔后那眼神又变得深沉，从中透露出的，是对海南古老技艺的执着情怀。

谈起对黎锦产生兴趣，王海昌的故事就要追溯到30多年前的1980年代。

当时还是年轻小伙子的王海昌，在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博物馆任考古征集部主任，主要工作任务和集中考察的对象就是民族文物。1980年至1982年，广州美术学院金景山教授受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的邀请，到五指山搜集研究黎族传统的纺染织绣工艺实物，走访了上百个村寨，搜集挖掘到一大批黎族服饰和龙被等实物资料，而跟从金景山教授一起踏访黎村的就有年轻的海昌。

1983年，金景山的专著《广东黎族染织刺绣》出版。“一幅黎锦就是一个故事，那么丰富的婚礼图、农耕图、甘工鸟神话故事都蕴藏于黎锦之中，这些太值得学习了，我被那些绚丽斑斓的黎族织锦图案图腾腾深深折服。”从那时起，王海昌爱上了黎锦，从此黎族苗族地区的山山水水到处留下了他的足印，这样追寻的跋涉持续了20年，直至2004年10月他被调回省城。

“在五指山区，见到的黎锦龙被很多，我当时都用胶卷相机拍下来，可海南潮湿，照片多数也保存得不好。”王海昌说，那样一个年代，谁也不会想到日后黎锦成为世界非遗技艺，尤其龙被等会产生那么高的市场价值。彼时，包括农民、搜集者甚至专家在内，或许都没有把对黎锦的认识“抬”得那么高，王海昌对此感受颇深，他举例说，“你到一户农家，看中了黎家人的黎锦，有时候留宿和黎家人吃饭、喝顿酒，交谈甚欢，他便会把一款好锦送给你。”

“不过也有特殊情况，那就是黎族妇女结婚时穿的那套黎锦，黎家人是绝不会出卖或赠予的。”王海昌说。

多年前，王海昌在白沙（润方言较为集中的地区）南开乡一户黎族人家偶然发现了一套上年头的织着大力神图案的黎族服装，一次次登门，可这户人家始终不卖，后来才吐露实情：黎族男女结婚时穿在身上的那套黎锦意义非同寻常，尤其珍贵，按照黎族传统习俗，这一套黎锦，或许一生只穿两次，一次是结婚时，一次是离世时。也就是说，结婚穿戴的黎锦，人过世的时候是要“带走的”。而王海昌看中的正是那户人家长辈阿婆结婚时穿的一套最精致的黎锦，腰部织有异常精美的双面绣。“几年后，阿婆过世了，果真就带走了黎锦。”王海昌感慨道。

此后多年，手工织就的黎锦服装，市场价值一直不断上涨。再后来，在市场上，能体现出黎族传统黎锦技艺中最高超的手工双面绣，一套就要卖到万元以上。与黎锦服饰同样看涨的还有龙被。王海昌说，1980年代，一幅上好的龙被800元左右就可以买到，如今好的龙被一件难求，一旦出现，售价以十万计。而在黎族传统中，龙被也早已不是一般人可以使用的，在族里，必须是德高望重且上年纪的老人才能够使用，这也更加决定了它的价值及稀缺性。

王海昌对黎锦的预判也没有偏差，2006年，黎锦技艺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09年，黎锦织纺技艺成为“世界非遗”。黎锦被送到香港等地区展览，慕名前来的参观者人流如织，展览没举办完，黎锦就被抢买一空，这也更印证了黎锦在市场上愈发珍稀的价值。

## 后麻纺时代的珍贵技艺：黎族木棉织锦

文海南日报记者 徐一豪 特约记者 陈家贞

提起木棉，人们首先想到的多半是那鲜红似火的木棉花。但谈及木棉纺织，知之者甚少。“木棉”之所以得名，是因其棉花状的纤维。数千年前，海南岛上的黎族人民就是用它作为纺织的重要材料，制成衣被御寒。王海昌在其著作中提到，木棉棉絮用来织就黎锦，是海南在经历“无纺布时代”、“麻纺时代”之后的又一个特殊阶段的海南珍贵技艺。

木棉树是海南岛上的古老树种，据史料记载，黎族人民很早就用木棉作为纺织原料，生产吉贝布等织物。宋代苏东坡谪居海南时作诗记载：“遗我吉贝衣，海风令夕寒。”指当地黎族人民赠予他用木棉制成的吉贝布衣，足见木棉纺织的历史之悠久。

“车转轻雷秋纺雪，弓变半月夜弹云；衣裘卒岁吟翁暖，机杼终年织妇勤。”宋代诗人艾可叔的《木棉诗》，生动描绘了黎族妇女纺织的情景。千年之后，在黎乡昌江，我们仍可见到黎族妇女用木棉纺线织布，这项古老的技艺并没有因时光流逝、科技进步而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

搬出一个小板凳，一筐木棉、一干纺线工具，家住昌江黎族自治县石碌镇孔车村的黎族妇女张色太开始了她重复了40多年的工作——用木棉纺线织布。细竹棍一端插上一个铁钩，再穿上两枚铜钱，张色太自制的纺轮简单却很实用。纺轮飞转、手指捻动，一团团洁白的木棉转眼间就变成了一根细长的棉线。

2009年，木棉纺织技艺被昌江黎族自治县列入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加以保护。

今年56岁的张色太，是昌江黎族自治县选定的唯一一名木棉纺织技艺传承人。和多数黎族妇女一样，她从十二三岁就开始跟着外婆学织布。“以前房前屋后都种有木棉树，木棉是我们纺线织布的主要原材料。”张色太说，木棉纺织的布料过去多用来做被子和外衣，但由于比较硬，如今使用的人已越来越少。

和其他纺织技艺相似，木棉纺织主要有以下几道工序：摘下木棉棉桃晒干，开裂后取出棉絮；脱去棉籽后用木棍搅动使之蓬松，然后上纺轮捻成棉线；捻好的线团放入开水中熬煮，使之更具韧性；煮过的棉线晒干后呈天然的米黄色，一般无需另外染色，上腰织机织成棉布即可。张色太技艺娴熟，3米长、30厘米宽的木棉布，她不到一天时间即可织成。

“省内其他地区用木棉作为原材料纺线织布已经比较少见，但在昌江黎族地区，这一古老的技艺得以活态传承，从未间断。”昌江黎族自治县文化馆馆长孙如强说，这和昌江丰富的原材料有关。昌江是中国木棉之乡，木棉树种植数量较多，黎族群众可就地取材。“每年4月，木棉吐絮，掌握纺织技术的黎族群众家家户户都会去采集棉絮。”

昌江木棉种植面积之广，还与当地的一种习俗有关。在昌江黎族地区，广泛流传着父母为儿子种植木棉的习俗。每逢黎家有男孩分家，父母都要在孩子新家的房前屋后种上几株木棉树，以备孩子将来有衣穿。进入新时代后，这种习俗仍被作为一种美好的祝愿在许多地方保存下来。

“木棉纤维较为粗糙，织出的布沉重且颜色单一。”孙如强说，因市场效益的原因，如今黎族地区很少用木棉布做衣服，木棉棉絮多被人们用来填充枕头，织成的布则多用来作为褥子垫在床上，或制成道公穿的袍子。



纺轮。 徐一豪 摄



王海昌站在一张龙被前。